

登山紀念

蔣山

最近翻閱照相簿，發現裏面夾了一張有紀念性的明信片，上面蓋有兩個大霸尖山登山紀念戳，內中一個是母校登山社 1972. 3. 29，留在九九山莊的。那是筆者與余初雄君六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攀登海拔3505公尺大霸尖山的紀念品。塵封已久的筆，一時又躍躍欲試起來，於是信手寫了幾句，寄給友聲補白，並把僅此一張的紀念明信片贈送母校登山社留作紀念（編者註：已轉致母校登山社）

筆者性靜，先父爲我取個學名叫做山。先前我不喜歡這個名字，因爲別人時常把我的名字與張三李四扯在一起，後來聽慣了也就不以爲忤。而且竟愛上山，終生與山結了不解緣了。

我家世居浙江蘭谿嵩麓鄉水閣塘，村在嵩山與鐵甲山之間。記得先四祖父的大門上，每年總用萬年紅貼上「嵩屏翠滴」；「鐵甲雲飛」這幅春聯。來臺以後，一直居在基隆港務局高遠村宿舍，也是在牛稠港邊的球仔山上，居高臨下，全港景色，可以盡收眼底。六十四年退休，與同事汪君及舍弟三人遷居安靜的花園新城，這地方還是在臺北新店小粗坑的山上。

我雖然性靜，愛靜，但歡喜爬山。在基隆港務局的登山隊爬過大小諸山。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經過險阻，登上玉山主峰，當時豪氣干雲，曾有詩云：「振衣直上竟全功，絕頂豎旗意氣雄，腳下羣山齊拱笏，慶登三台第一峰」。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。退休前爲了要試試腿力，隨港務局的同事，有了攀登



玉山十次記錄的余初雄君於六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凌晨，兩人自竹東旅社出發，搭上林班卡車，經過觀霧，到達馬達拉溪登山口下車。背上背包，開始登山，這一段路都是很陡的羊腸小徑，崎嶇難行，有幾處被雨水沖毀，攀岩越樹，更是艱險萬狀，好不容易到了九九山莊，才鬆了一口氣。第二日天剛亮，攜帶乾糧，賈勇登上大霸尖山，返回九九山莊已近黃昏。那天晚上在活動鋁屋內，管理員拿出一大堆登山紀念戳子，叫我們自己選蓋。我翻看一下，忽然發現有個國立交通大學登山社的戳子，心裏無限喜悅，有如他鄉遇見親友般的感覺，把這一天的疲勞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後來找到一張明信片，把紀念戳蓋好，帶回基隆和登山照片保存起來。到如今又過了六年十個多月，其間國內外情勢有極大的變化，但我們處困居危，雖有憂患，却不悲觀，正如登山要經過一段艱險路程，只要有目標、有嚮導、有決心、有毅力，毫不氣餒的一步一步向上爬，總有攀登山頂的一日。

